

國立北京圖書館

一九二四年四月



南國

聖心報



目錄

祈禱總意
西四月首瞻禮六默想
熱心思想
大救經文
羅瑪近聞
美國近事
虎口逃生
獻聖血求阻犯罪

眞福劉神父傳
賢女開棺詳誌
西甯教難補遺
奉禍餘談
有求必應
請禱
蒙恩誌謝



大清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二十四年

第四期

第二百七十五號

本館開在上海徐家匯

聖		心		寶		藏	
申經玫瑰經	一萬三千六百八十	拜苦路	八百六十二	領聖體	一千五百九十九	省察	一千九百九十一
日常事工	二千五百四十四	看聖書	一千七百五十三	望彌撒	三千一百二十三	內外克己	八百五十六
受人工夫	一千二百五十六	早夜課及他經	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七	拜聖體拜聖母	四千六百二十九	別種善工	一千四百八十四
共計四萬八千五百三十四							

祈禱會大赦	
初等	祈禱會友分三等每等大赦不同茲特分列於左 <small>聖母無原罪瞻禮 四每月擇一瞻禮六 五每月 會友自擇一日 六會友行聖時者 七每月所擇 主保瞻禮日</small>
限大赦	不拘何項善功每樣可得一百日大赦 二帶聖心 不拘於胸前念爾國格每次一百日大赦 三帶聖 像於胸前念爾國格每次一百日大赦 三帶聖 心像於胸前念爾國格每次一百日大赦 三帶聖 並念爾國格可得三百日大赦
二等	全大赦 一山園祈禱瞻禮 二聖母聖心 限大赦 按祈禱會總意或另意念一端玫瑰經每 次三百日大赦
三等	全大赦 一每月或每主日內在所定之日 <small>租亦可領一次補辱聖體 二始入會時派定領補 辱聖體之日 三臨終時 四定公領聖體日 五 除四規與體外復活瞻禮前後加領一次以誓不守 四規之罪</small>
特誌	一初等之各大大赦二三等均可沾得 二欲得全功須管領 拜堂誦經按教皇意求主 三以上所列大赦均可通於冥靈

祈禱總意 ○西歷四月內，即華歷二月念二至三月念一日，教皇降了
福的祈禱的總意，是合志恒心，行護教事。 *L'union et la constance dans l'action catho-*

三。這總意的本義，求天主使教友們同心合意，各盡力量，做一總保護聖教，
攻斥邪黨的事，這樣的事十分多，又不是一樣的，現在西國有多少壞人，千方
百計的敗壞人心，引教友們失信德，從荒謬不經之說，所以有主教神父教友
等，創立善會，糾合教中有才有德的少年人，合成大會，謀劃什麼樣相幫教友
的信德，抵制惡人的鈎引，但是人力不能做什麼，要緊天主相幫，纔可有其實
的效驗，為此祈禱會友，在本月內該格外熱心求天主，賞賜教友有這個力量，
不拘那個會友，按這總意求天主，或獻別的善功，每次得一百日大赦。

西四月首瞻禮六歡想 ○聖心謙遜 想像 想見耶穌指自己聖心
說，你們效法我心謙遜。 特求 求天主賞賜你日進於謙遜之德。 第一端
聖心謙遜。 所說心謙，是愛欲裡的謙遜，也是一個德行，不拘什麼人，有這個
德行，就不想自己的好處，只要天主的光榮，這樣的人，好像自己死了，單單為

天主活命。天主常在他心裡。常在念頭裡。他願意的盼望的。只是天主。他所害怕的。只怕天主不喜歡。他做事總是爲天主的光榮。因爲知道單單天主該受光榮。別的都從沒有中出來。都是天主造了的。這個德行聖人們也有。到底沒有一個人可以比耶穌的心。耶穌聖心充滿這個意思。耶穌說。我不找我的光榮。只找我聖父的光榮。聖保祿也說。耶穌把自己消滅了。就是單想聖父的光榮。如同沒有自己一樣。教友。你想想看。你有沒有這樣的謙遜。你做事是不是爲天主的光榮。還是爲你自己的名譽。自己的益處。呵。可憐呀。在你靈魂的功課裡。有時也要別人讚美。別的世俗的事。更不必說了。嗚呼。至聖之心。求你寬寬罷。我靈魂的醜惡。大大的惹你厭惡。如今我痛悔前非。以後定志改過。第二端聖心謙遜。見於言語中。耶穌說。心裡充滿了。口裡纔說出來。可知心裡謙遜。言語也必然謙遜。聖心既然至極謙遜。他的言語怎能不謙遜呢。耶穌說。我沒有光榮。就是不求光榮的意思。呵。吾主耶穌。你是天主聖子。你是審判衆人的。你若沒有光榮。還有那個有光榮呢。你不但在幾句話裡發顯謙遜。你

常是溫和良善。出言動聽。屢時你談論天主聖父。更覺感動人心。所以一天宗徒們向你說。天主。許我們看見你聖父。我們的心就滿了。不要別的什麼了。噫。我的言語。全全相反的。一天到晚。不知說了多少閒話。並有不合理的話。或是想不着爲天主說的。總而言之。我說的都是本性的話。爲我的靈魂和別人的靈魂沒有好處。從今以後。我要留心些了。求聖心加我力量。可以做成此意。

第三編聖心謙遜見於行爲中。耶穌一生無非受辱。因爲耶穌是真天主。有無限量的尊貴。雖然衆天神衆人都恭敬他。不能稱他的尊位。況乎耶穌常常受辱。生在馬槽裡。三十年工夫。睡在納匝肋。做卑賤的生活。三年傳教時。常常毀謗。常有煩難。末了見受盡萬苦。死在十字架上。我的靈魂你看耶穌聖心。像謙遜無底的深淵。所以甘受這大的凌辱。你本是罪人。反驕傲不堪。要人稱讚。要人看重。稍受一點凌辱。就富不來了。嗚呼聖心。求你教訓我效法你。嗣後只求天主可憐。別的都看的輕。如同空中的雲。頃刻飛過去。就不在了。嗚呼聖心。求你使我懂得這個意思。纔可以免許多的過失。

熱心思想 ○祈禱極要 人爲救自己靈魂，不但祈禱是有益的，并且十分要緊，不得不开的。爲此天主要救一總人的靈魂，就命一總人祈禱。天主說：你們求罷，定要給你們。從前有一個名叫味克來的，講一端謬論，說天主勸人祈禱，沒有命人祈禱。聖教會在公斯當地方開大議會，把這端謬論，申斥禁止。因爲耶穌說：該當祈禱，沒有說祈禱是有益的。也沒說祈禱是相宜的。倒是該當的，就是不得不开的。耶穌又說：該常常祈禱。學士解釋說：一個人過一個月不念經，不求天主，犯一個大罪。凡遇重的誘惑，也該祈禱。不祈禱，也能有罪。爲什麼緣故呢？因爲我們不能做一件好工夫，并不能有一個好念頭。要緊天主聖靈相幫，所以耶穌說：你們沒有我，不能做什麼。聖斐理伯吶里，想念及此，嘆息說：按我自己的力量，只有失望而已。聖奧斯定說：天主很願賜人恩寵，但要人求了纔肯賞賜。聖奧斯定又說：到死不犯大罪，末了兒善終，這個恩典，更要緊求了纔可以得着。該想魔鬼常在我們身邊，要吞我們。常該祈禱，尋護身的法子。聖多瑪斯也說：人該不停的求天主，如同耶穌說：該常常祈禱，不要

倦怠了。世俗和魔鬼。常常誘惑我們。若使不是常常祈禱。怎麼能得勝他呢。尚賽尼伍斯是個講過謬論的人。他說天主的誠命。有人力守不到的。人又沒有全守的聖寵。聖教會知道了。把他斥逐。禁人信他的話。聖保祿說。天主是信實的。必不許我們受誘惑超過我們的力量。但是天主要我們求他。然後給我們要緊的相幫。聖奧斯定說。沒有聖寵。我們不能守誠。天主立誠。要我們求守誠的聖寵。天主給聖寵。是爲相幫我們守誠。聖教會在脫里隆城行公議會。定下規矩說。人力不能做的。天主一定不命。幾時命什麼。就告訴人把能做的做了。不能做的求天主相幫。着人也能做。從此看來。天主很願意相幫我們。不給魔鬼得勝。單單要我們祈求。如同撒落滿說的。倘使天主不賞賜。我知道不能守貞。爲此。我到天主臺前求了他。如若天主不相幫。我們沒力量壓制私慾。那是。一定的。但是天主要我們求了纔相幫我們。聖保祿說。依靠天主扶助。我樣樣能做。所以人求天主給他力量。定能得勝魔鬼。還有一樣該知道。就是求天主之外。又該求聖人們。他們在天主臺前。有轉求的能力。格外一個人特敬那個。

聖人。他格外的代禱。祈禱不是隨意的。實在是一個本分。聖多瑪斯說。天主定下規矩。要我們在生的人。求在天的聖人。爲得着救靈魂要緊的寵佑。若求聖母轉祈。更容易得着。因爲聖母的祈求。超過衆聖人同求的力量。聖伯爾納多說。我們依靠瑪利亞。到救世主耶穌跟前。聖人又說。一總聖寵。都因聖母代求。到我們靈魂上。這端道理。許多學士講過。如亞立山公登宋等。聖伯爾納多又說。我們求聖寵。因着瑪利亞求。他代求了一定得着。從沒有白求的時候。聖伯多祿達米盎。聖文多辣。聖伯爾納定。聖安多尼。都講一樣的道理。聖保祿說。我們大胆些。到聖寵座下。在要緊的時候。得着仁慈聖寵。如今耶穌坐在聖寵座上。爲安慰一總求他的人。他向衆人說。你們求罷。一定得着。到了審判的日子。他還坐在寶座上。到底是公義的寶座了。人在生能得耶穌聖寵。偏不去求。待到後來。聽耶穌公義的審判。這不是糊塗麼。現在他說。你們求不拘什麼。只要相信得着。一定得着。比方一個人對他朋友說。你要什麼。可以告訴我。我一定給你。請問朋友之情。還能更大麼。聖雅各伯說。誰要智識。可以求天主。天主賞

一總人智識。實的十分多。天主又不責備人。一定賞賜人。這兒所說智識。就是救靈魂。爲得這個智識。該求天主給我們要緊的聖寵。天主一定肯給。并且大量的給。超過我們的祈求。聖雅各伯說。天主不責備人。就是天主不像人一樣。人給了一回。你再去求他。他不喜歡。要責備你了。天主不是這樣。雖然罪人浪用天主的恩典。如果痛悔改過。天主就忘他的罪。還是一樣的可憐他。快快的給他聖寵。爲此人要救靈。該到死時常求天主。向天主說。天主相帮我。至仁耶穌可憐我。那一天不求。就有大危險。天天求。爲我們自己。爲犯大罪的人。爲煉獄靈魂。煉靈得了恩典。一定忘不了恩人。求天主該算耶穌的功勞。因爲耶穌說了。我老實告訴你們。你們因我各求聖父。他要給你們。我天主。我今天求你。使我終身不忘祈禱。格外在受誘時。和別的危難之中。天主。因耶穌瑪利亞的緣故。求你賞我此恩。至聖童貞。求你賞我此恩。有此恩。便可以救我靈魂了。

大赦經文 ○一千九百九年西五月二十七日。聖務部參贊亞賽掃里入見教皇庇護第十位。奉諭凡信人至少心悔虔誠。念列左經文。求天主賜中

國及蒙古人進聖教。每次得三百日大赦。可讓於煉靈。如日日念。則每月可隨意擇一日。辦神功領聖體。拜公堂。按教皇意祈禱。得一全赦。亦可讓於煉靈。如教友不知文字。或以無此經文。不能照讀。則念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頌各二遍。并行別種善工。如已上所言者。亦可得大赦。

經文 ○吾主耶穌基利斯多。普世人類獨一之救援。爾已廣行權力。自此海迄於彼海。自此河迄於地涯。懇即垂憐。為中國蒙古。仍坐幽暗死影。最可憫惜之人。啟爾至聖之心。俾因爾無玷母。至慈童貞瑪利亞。及聖方濟各沙勿魯特達。舉皆棄絕邪神。敬拜爾前。爾乃生與王於世世者。亞孟。

〔註〕自此海迄於彼海云云。見聖咏七十一章。此海謂印度海。猶言南洋。彼海謂迦特海。猶言北大洋。此河謂大納依河。在俄國西境。連喇爾。猶言世主立教。南北東西。無遠弗屆。經中引用此語。以明聖教早行天下。幽暗死影。亦聖經語。言人不明聖道。不營居處暗晦中。故云。

羅馬近聞 ○去年西十二月初八日。羅馬法國大醫院肄業生。行慶賀

聖母無原罪始胎禮甚形熱鬧四位主教參觀大禮有文學音樂等比賽會某
司鐸登臺演說畧云目下修院肄業生每覺讀書的苦和規矩約束之嚴當此
之時惟有日向無玷聖母求其垂憐而已後貝攝那爾主教登臺演說謂法國
修院生在該院讀書一如法國之聖西耳大學院栽培國家文武人才以爲捍
國庇民之用今該院栽培後生亦無非爲將來聖教柱石當今學術技藝進步
改良蒸蒸日上然學問心得之處本與教會道理並行不悖愈知天地人物之
奇妙正宜愈識造物主之美善措置得宜爲人享用惜人舍本求末謂謂然自
鳴得意心中無天主及教會掌轄可歎可憐莫此爲甚故修院諸君宜振刷精
神請求至理聖學使學問基於聖德堅久無危不爲惡俗狂風所摧折○典禮
部將法國聖心會可敬女斐利比納杜奢斯之行實調查一切預備列入真福
品○典禮部准定法國蘇亞松聖母堂敬聖母爲我樂之緣請新日課及特別
彌撒○又准定法國在安南致命之各真福新日課及彌撒經文○教皇內廷
召見各國主教司鐸修士學生工人等日爲常事內德國畢羅親王及其福晉

同觀教皇該親王面奏教皇。頌教皇優於經濟交涉諸政。教皇謙辭答之。○比利時皇雷哈保耳第二。崩電到後。教皇發電弔唁。并許加倍祈禱。以拯亡靈。翌日。在宮中西克斯丁小堂內。行追思彌撒。教皇躬行追思禮。○教皇宮中接得比廷確實消息。知比皇崩前領全聖事。安死善終。人謂比皇所以能得善終。以斐洲已亡黑人在天代禱。蓋比皇開拓斐洲公額疆土。令無數愚民遷教。教皇比皇之功不可沒者此也。

美國近事 ○去年西十月三十日。美國克萊爾爾城代收某司錄代紐約總主教行禮。收本城補教會諸會員。復歸天主教。先是請駐紮華盛頓之教皇使臣法爾高尼奧。代奏教宗。陳明棄邪歸正之誠意。并請保護一切。教皇准奏。着某司錄查明一切。乃公行歸正典禮。

虎口逃生 ○四川豐邑磨刀洞地方。去秋九月間。突來七虎。居民被害者已一百七十人。竊賈經其地。非十餘人結隊不可。上月中有天主教教民范正隆楊志廷二人。因事過彼。力疲。坐山坡下。忽一虎自背後來。張口涵正隆頭。

幾牛正隆不知爲虎。及反手撫之。始知爲虎。奮力一推。虎以立脚未穩。翻倒披下。未轉瞬又至。眈眈視。逐逐欲。正隆隨地。呼耶穌救。不絕於口。虎不敢前。與二人對立。直至一旬鐘之久。方去。正隆等未填虎腹。天主佑之也。

獻聖血求阻犯罪 ○近來墨洲蒙得來亞總主教。用其神權。加於左列

經文一百日大赦。其屬下教友一定能得。他處人能否得着。本館不知。但經的意思很好。西國十數個聖心報已經登過。近日該處本堂神父來函。亦囑登報。故譯而登之。但教友不當在聖堂中公誦。其文曰。吁瑪利亞。耶穌無玷之母。懇以爾聖子至寶之血。獻於無始無終之聖父。求賜世人至少今日少犯一大罪。

真福劉神父傳 ○真福劉神父。聖名方濟各。姓加比辣斯。係聖多明我

會修士。在華爲主致命者中。當推爲第一。蓋前此未嘗有也。劉乃巴冷低納罷格林人。父母皆出大族。其守教尤誠。劉少長。父母教之慎。故自幼進德。年十七入聖多明我會。在瓦里掃來打諾地方。聖保祿院中。完初學之業。攻格致超性等學。既成六品。聞斐里濱島傳教需人。自請往彼。會長許之。抵瑪尼拉。升司鐸。

奉遣至加伽呀省。先後凡十載。致力教務。懷守會規。不少忽。除屢守嚴齋。多行克己之工。在彼有病院一。爲本會所設。劉日夜扶病。不遺餘力。後奉命來中國。遂其素願。至福建。與同會士奮力救靈。所化甚衆。不可屈指數。因朝定鼎。不容天主教。禁甚嚴。下令拏教士。劉乃被逮。轉輒押解上司。多方誣陷。神父堅持信德。侃侃言耶穌所立。爲獨一真教。官怒。命用夾棍。舂爲之裂。劉於萬苦中。仍然色喜。官異之。後又提審。鞭至皮破肉爛。血流涔涔。既而曳回獄內。幾殞命。若瀕危者然。同獄犯與守卒等皆憐之。官諭絕神父之糧。令其餓斃。獄卒不忍。許某姓教友私濟餼糧。得不死。神父稍有力。教勸牢中人信教。皆首肯。於是學道誦經。囹圄而不啻教堂焉。官又提審。擊以繩索。回監不數日。方念玫瑰經。一武員至。大聲詆叱。辱以惡言。待之如大慙。神父默然聽受。獻已於天主。武員舉刀殺之。時在一千六百四十八年。西歷正月十五日。屍棄福安縣城外大西門邊龜塢山上。曝露二月之久。莫敢斂埋。後教友恭葬之。全屍猶在。所缺無幾。閱時。仇教風波又作。教士設法遷葬。其首級初送瑪尼辣。後送瓦里掃來打諾聖保祿。

院中。迄今尙在。神父致命後。聖教考其事跡。因故未竣。延至今教皇庇護第十位。於一千九百九年。西五月二日。在瓦底剛大堂中行盛禮。以劉神父列入真福品。禮期定於西歷正月十五日。

賢女開棺詳誌 ○賢女伯爾納德屍骸不朽。已載上年本報。茲見西報。載有開棺情形。爰譯出以供衆覽。據云。賢女伯爾納德。卒於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西歷四月十六。復活瞻禮後瞻禮四日。歿後第二日。尸身置於本院聖齊爾達爾小堂內。信友前來瞻仰者甚衆。待至瞻禮七。將尸身放在椁木棺內。棺內外裹以雙層鉛皮。納物爾城本主教舉行追思大禮。并宣講賢女一生行實。禮畢。葬之於聖若瑟小堂內。計自安葬至今。歷三十年。去年西九月二十二日。欲預備列賢女入可敬品。納物爾城主。召集司鐸及醫生數人。當衆發墓檢驗。先將棺柩挖起。置在若瑟小堂傍室。當棺蓋揭開時。毫無臭氣。衆人見賢女身穿修女服飾。面與手背外露。相似灰白色。嘴唇微開。露見齒牙。指與指甲毫不損壞。雙手交作十字。置於胸上。手執念珠一串。已全鏽敗。胸前苦像亦爲銅青。

銹蝕。女院長及修女輩。將賢女所穿濕衣易換。又將棺中木屑炭屑等。一併撤去。醫生及修女等皆稱賢女尸身甚乾燥堅硬。全身未敗。修女輩可任意翻覆。毫無不便。木屑與炭屑雜和。變成黑色。身週木屑炭屑之處。亦變黑色。既易新衣。悉按原樣安置。棺內置晶瓶一具。內將前次殮葬事。及此次查考賢女行實。以及啟墓開棺等事。一併封藏。諸禮既畢。將棺蓋掩。鎔鉛銅等物。添加螺絲釘封閉。送至原墓安葬。

西甯教難補遺三續 ○老人答說。日頭午响在前邊山上。你們已經把他全家害死。爲什麼又向敝村上要人。該匪說。如不交出。我們就要翻尋。老人曰。翻出來。俺認罪。若然翻尋不出來。該當如何辦法。一些話把拳匪激怒。俱各招訣念咒。求神作法。裝貓變狗的鬧了一回。然後闖進莊去。家家戶戶收翻了一遍。並沒翻着。纔抱頭鼠竄而逃。再說老會長在溝渠藏着。義和拳執刀搜尋。都看的真真切切。驚的渾身是汗。後聞衆匪走淨。畧臥片時。始敢動彈。正欲出去看看。耳聞又有吶喊之聲。伸首一望。見從西南來了一大羣人。就知是夥子

上的義和拳又到了。王德美在溝裡，覺着舅舅起來了，遂說舅舅怕出去罷。義和拳走了。老會長說別動，案子上的義和拳又來了。王德美只得伏在地下，連氣也不敢喘。不過午下鐘的工夫，眼看已到跟前，齊聲說道：「來嘍了，人家多把人殺死，東西也搶淨了，白白的來一盞，有的說：『我們雖然白來，至少也該祭祭刀。』由是衆賊把死人亂剝亂砍，又把老孀人也剝了幾刀，一聲哨子响，衆匪全然回去。此時已到午後四下鐘，聽了聽，沒有動靜，遂同王德美一齊出了溝渠，看了看那死人，又把壓老妻的那塊石，掀翻過去，禁不住兩眼淚流。王德美一見女人孩子，俱已剝爛，悲泣不已，又把長女頭來找着，兩手抱住，不覺的放聲大哭。老會長上前勸道：『不要哭，恐別人聽見，怕們跑不了。』王德美只得將頭擱下，還是嗚嗚的哭。老會長說：『我覺着腹內飢餓，口唇焦渴，怕不如到灰窩溝村內討一點飯吃，然後再作計較。』德美道：『舅舅我好便好，於是二人東睜西望，忍氣吞聲，剛剛的走到村邊，莊中的老少人等，迎面說道：『受驚受驚，會長說多勞衆位掛意，衆人說你老人家成了神了嘍，是個活神仙麼？』會長說：『這話從

何說起衆人說道義和拳來到他家上條說不在他們不信。挨弄翻了一通也沒翻着臉紅的怒恨而去。你老人家這不是極大的造化麼。會長說今天義和拳把他家裡的人都殺死。只剩他二人。實在飢渴的利害。伸衆位交於一點飯吃。永遠忘不了這個恩。衆人齊聲應道。這不算個事嗎。也有端水的。也有端飯的。霎時間端的足設用不了的。二人先喝了一點水。後又把麥粥吃了一頓。後又說了許多感情的話。衆人說天不早了。日已西沉。此莊內隱藏不住。村後頭有一深溝。人跡絕不能到。那裡最好。會長說又勞衆位費心。千感萬謝的拱手作別。二人向北走了一程。果然有個極深的溝渠。在那裡住了一天一夜。平安無事。二十二黑夜之間。回到灰窰溝。幾討了一頓飯吃。後又央求衆位去到山上埋埋死人。衆人說。這事我們實在不敢應承。若是條給老人家埋了死人。義和拳聞知一信。條這小莊子可就遭了殃。又燒房子。又害性命。小日子不能過哩。那條了不得哩。河本心說。不是不願意。千思萬想。內裡有極大關係。真是叫人難處。老會長聽到這裡。好生後悔。連聲說道。衆位不必爲難。道義

我無煩尋思，說出這句話來，到惹的衆人爲難，你們已費心不小，倘若受累，那就更不好了。衆位安歇罷，過日再見罷。黃夜裡無可奈何的，又走了一行。想念玫瑰經，一摸念珠不在，便叫王德美說：我的念珠丟了，怕快去找找。德美說：那個那裡去找呢？會長說：我記的念完了經，遞給你舅母，一定還在那裡。一路景况不必重叙，到了老孺人跟前，一摸念珠，還在口袋裡盛着，伸手取出，話不可煩絮。二人又哭了一場。老會長說：德美不用哭了，還是走路要緊。德美說：還往那裡走呢？一家子全死了乾淨，沒有活頭哩。舅舅走罷，我不走哩，死在這裡，就算完了。老會長說：你當真的不走麼？德美說：我不走哩，坐在地上，又哭起來了。老會長一見好生躁急，自己走了，走了一擲之地。德美趕急招呼說：舅舅你真的就捨了表麼？等等，一堆走罷。老會長停住腳步，連聲說道：你們快着來呀。王德美出於無奈，撈拉撈拉的，趁上說：舅舅你想着往那裡去？老會長說：上簪子溝李興功家去，你呢？德美說：我就上周仲地外甥那裡去。會長說：到也使得，說着說着，正走着岔道，一往簪子溝，一往周仲地，由是甥舅二人，揮淚作別，各自

奔上大路。不提老會長登程。且說王德美辭了母舅。順着大路。直走到周仲地外甥的大門。不敢叫門。只得彎腰拾起一塊石頭。向院內一擲。外甥梁恒從裡邊走出。擡頭一看。見是世舅。上前接着。轉身入內。回手封鎖了大門。到了屋裡。梁恒問家中如何端底。王德美眼含痛淚。哭訴了一番。梁恒嗟嘆不已。正在叙話之際。忽聽外邊有人碰門。梁恒二番出門觀看。不是別的。原是本莊義和團。探知王德美來此。因而前來捉拿。明知故問。衆位兄弟們。天到這般時候。不在家中安歇。來在寒舍門首。却是爲何。義和拳說。梁恒。你膽就不小。擅敢窩藏天主教。快快的交給我們。免得失了和氣。梁恒說。現如今那裡有天膽的敢招奉教的。想是衆位看錯。一匪從傍轉過說。梁恒兄。不必隱瞞。王德美是你的娘舅。他在伯莊上住了多年。俺還不認他麼。他來的時候。我們就看見了。急速送出。萬事皆休。不然打進院去。翻出來。那就不用掩飾了。梁恒說。我舅舅適纔來到家中。我倒不知其奉與否。衆匪道。對呀。就是他快快的罷。梁恒說。衆位不要作疾。就是在我家中。也跑不了。你們暫且等一回兒。我做點飯。教他喫了。然後交

給衆位隨便處治。衆位說如此也好。可急忙忙的辦哪。梁恒回答。那是自然。遂回自家中。把兒媳喚醒。趕的煮麪條子。王德美飽餐了一頓。以後梁恒開了廚門。端出了五分洋烟。雙手拱着。向舅舅說。義和拳把門堵住。跑是不能跑的了。不若把這些洋烟喝上。落一個囫圇尸首。又免受驚害怕。還不受疼痛之苦。何等好。王德美一聽外甥這些言語。勃然怒發。輒跳下炕來。往外就走。一行走着。大聲喊道。我王德美寧爲天主致命。死於亂刀之下。不能服毒自投地獄。都念念的。剛一出門。義和拳上前一把抓住。問道。你是否天主教。德美說。我王德美奉教多年。誰人不知。誰人不曉。不必多擾口舌。真真的天主教。就是我。來來來。給我個快刑罷。衆匪抽刀要殺。一匪說道。且慢動手。梁恒爲人不錯。若殺在這裡。真的不成體面。不如殺在莊外更好。一匪聞言。上前抓住王德美小辮子。說。你願意上那裡死去。德美說。隨便罷。衆匪說。這小厮真是鋼硬的。弄着他走罷。齊大夥的推推擁擁。走出莊外。約有里許。衆匪說不用走哩。來。在你老娘家了。你願意怎樣死。德美說。我的靈魂獻於天主。把肉身交給你們。肉身雖被殺。

死。靈魂猶活於天堂。那時你們大瞪着眼。可就沒法子了。再說。俺奉教的。並未犯什麼王法。你們隨便施虐。也得再思再想。後來如何結果。如何了事。千萬勿致後悔。衆匪說。這個東西。到了這般時候。還該講道勸人。不用多說了。我們不要聽你說的。使個快爽爽的罷。德美說。衆位不必着忙。待我預備一回。亦不算遲晚。衆匪說。無論怎麼預備。脫不了這把快快的刀。德美作一聖號。把靈魂託付於天主。然後雙膝跪地。伸着脖子說。你們看這樣中不中。得勛不得勛哪。衆匪說。將就着罷。一聲喊起。各自舉刀。環繞三匝。亂刀齊下。砍爲齏粉。梁恒偷着埋葬了。不幾日。王老茂亦投奔至此。彼義和拳聞知。殺死在莊西邊野地裡。王德美致命的情緒如是。想天主以永福報其得勝之功。該家八口。七人致命。惟彼兒媳逃在娘門。幸而得免。可謂苦矣。且說老會長與王德美分手以後。單身跑到窖子溝。叫開李興功的大門。到了屋中。弗坐定。卽行痛哭直訴。李興功一聽。怒從心上起。恨向膽邊生。大發雷霆。咒罵義和拳不置。忙把兒媳喚醒。將飯做熟。老會長纔收淚止哀。李興功陪着吃了一點飯。天亦明。又向李興功說。

吾弟今天可到灰窰溝埋埋他們。省得暴露難看。李興功說。那是自然。白天你不要走。待我晚上回來。再作計議。說罷作別。起身到了雙廟街。邀請他的母舅。一同到灰窰溝山中。找着死人。一一掩埋。然後畧歇片時。卽行回家。半路上正遇着侄女女婿。是個舉人。路傍坐定。談論多時。問牛房溝全家被殺之事。李興功把前情歷歷說明。侄婿又問張老人今逃往何處去了。李興功曰。現在我家隱藏。將來免不了受些沾染。侄婿曰。五叔。這是說的什麼話。記的俗語說。親顧過了。親若不顧。可無生路。五叔只管放心。不要緊。有了官事口舌。我全給你辦理。你回家把張老人好好看顧。也算一份善功。二人又說了幾句閑話。各自回家。一路思想。如何拯救姊丈。一擡頭來。進自己大門。老會長正在院中閑逛。看見李興功回來。上前迎接。一同進了房中。老會長說。又勞吾弟這一遭。叫我怎樣報答你呀。李興功說。老姊丈太多心了。這還算個事麼。說話之間。端上飯來。二人用飯畢。後老會長說。我在這裡藏着。恐怕給你惹下風波。不若就着黑夜去。到山裡隱身方好。李興功說。如此也好。白天不要回來。但等更深夜定。便回

家。老會長說。那個太囉唆。不如給我炒上幾升小米。一個水壺。到也省事。李興功叫女人把小米炒了幾升。找了個水壺。灌上水。一手挽住米袋。一手提着水壺。半夜之間。送出大門。走了一程。兄弟二人。哭了一場。李興功獨自回家。老會長肩負米袋。手携水壺。爬上山頂土巖。此處有李興功的外甥。姓趙。名番。在此住家。當夜聽得犬吠之聲。立即起身。出門觀看。認的是牛房溝張親戚。輒請進家。住了半宿。晚景不提。鷄鳴後。辭了趙番。直奔深林中。老會長在此曠野居住。有人時。躲避在山洞藏匿。無人時。走東走西。微聲誦經。不絕於口。米吃完時。晝夜回到李興功家裡去取。如此非止一日。約有半月有餘。雀飛有影。日子多裡。就有人知道了。老會長耳聞風聲不好。就知在此不妥。一心要到樺林坡尋訪。侄子步紀。走着走着。迎面見一後生。仔細一看。原是張殿。蓋因五月十八日離散以後。諸日流走無有定所。乞食餬口。賴以生存。是日路經此地。見一老人狼狽而來。乃至跟前。知是祖父。兩個抱頭大哭。各訴衷情。老會長此時見了孫子。歡喜至極。商議同向樺林坡而走。話說張步紀於五月念七到在樺林坡岳父

家住了幾天。家中人人厭煩。七言八語的。都不悅萬般。出於無奈。只得把女人捨下。領着兒媳侄媳。赤手空拳的逃走。到了張本家窠。有一人名叫牛富。素與步紀相識。貧無立錫之地。每日東奔西跑。賴生意以度生命。是日把他三人領至家中。熬了半鍋粘粥。讓他們三人吃了。牛富說。家中居處不便。前邊山中有巖洞。人跡絕不能到。夜晚老夫與你送飯。那裡存身可也。使得步紀說。老兄說便妙。由是牛富在前。張步紀領着兩個媳婦。後邊緊緊跟隨。走到山洞以外。牛富說不用走哩。就在這裡住着罷。我也回去。晚上再見。說罷。揚長去了。張步紀目送一程。自是每日洞中隱藏。夜晚牛富即來送飯。彼此談論農利工夫。有一晚上。牛富說。今夜我早回去。步紀說。坐坐再走罷。牛富說。家中乏糧。明天就無物可食。門前還有一株樹。到家鋸下來。換個一千兩吊的好買米來與你們做飯。話畢。告辭而去。不幾天。又把樹吃完。別無生計。只得合步紀商議說。明天無有吃的。這可怎麼。不如你到花林坡。借幾升糧食。庶幾不受飢困。步紀說。如此也好。於是把兩個孩子寄居山洞。自往花林坡借糧。好歹央求了三斗。

小米背着回來，遇巧遇巧，恰好老會長也來了。叔姪孩子相見，悲喜交集，悲的是全家不知下落，喜的是兩個孩子有了依靠。由是三人到了山洞，張步紀把兩媳叫出見了祖父。牛富此時亦到，彼此相慶一番。牛富把米背到家中，將飯煮熟，急忙送來吃了。過了兩天，牛富說：「近日耳聞風聲太緊，此處住着不安，正東離此三十餘里，有一大壘山，該無人到的，到了那裡，可無憂患了。」老會長說：「山高路遠，道徑不熟，如何去得？」牛富說：「我招一識路之人，領你們前去。」會長說：「那人心地如何？」牛富說：「不必多慮，乃是表知己，靠近心腹之人，萬不許差事。」會長說：「又勞費心。」牛富當晚回家，把朋友叫來，領着他們，往前行走。盡是山路，絕無平原，一路苦况，不說可知。男者看可，只兩個女人，也一步一歇的頭緊走。到了天明，前牛响，把到山頂上，大家吃了一點炒米，引路人回家去。老會長將孫媳領下溝底，等着步紀上前，找尋住處。找了半天，找了一個土洞，裡邊可以容身。就在那裡住着。張步紀每天出去求食，頭一次到了趙家客，忽然想起有一朋友，名吉平，回到門上，道：「吉平不在，他的令弟在家，併不認識，是以未達。」

心願無奈坐在門上。等着日已平西。吉平從外回家。見門上坐一人。走近一視。早認的牛房溝張步紀。連聲說道。張老兄。別來無恙。步紀正在愁悶之際。遇見吉平回來。立起身來。拱手答曰。吉兄一向可好。吉平說。張兄來此有何貴幹。步紀說。聞聽人言。這邊的羊皮些。因而前來買羊。吉平說。此處不是講話之地。家中一生無板步紀說。正要到貴府一叙。吉平在前。步紀在後。到了家中。正遇飯時。隨便用了一盞。張步紀說。吉兄。你當我真是買羊嗎。因遭拳匪之變。全家覆沒。我雖在此吃飽。還有我叔父兒子兒媳無有吃的。央兄代表求些哀矜。不知可否。吉平說。這事到教表作難。表有。倒也能辦。但我是一個窮漢。若是央求傍人。六衆聞知。你在山中隱藏。那就不好了。步紀曰。吉兄說的不錯。從此告辭罷。無可奈何。別過吉平。路經孫家河。遇見姓孫的朋友。二人說話約有一下鐘的時侯。遇着他四弟放牲口回來。問曰。此是誰。孫某說。這是牛房溝的好朋友。現今正在艱困之際。四弟到家。把咱那乾糧拿來給朋友吃。然後你替他求點哀矜。該弟到家。忙把飯端出。又到外邊。求了些乾糧來。此時步紀吃了飯。把乾糧

消着。回到趙家裏。天已黑了。不能行走。在吉平家住了一宿。清晨起來。到了土洞。大家吃了點乾糧。喝了點清水。父子商議。又到黑龍寺求哀。該寺有一李善人住持。一日。正合幾個牧童。同談。迎面來了一人。到了跟前。深深向他作了。一揖。李某連忙還禮。說客從何處。將欲何往。步紀道。口應了幾句。及至衆人散去。李某說。天已將黑。乘的快回。還不走嗎。步紀答曰。喚不了。李某道。客有什麼心事。步紀曰。沒有什麼心事。李某又說。我看你不是過路的客。活像一個奉教的。要步紀耳聆此語。滿口應道。不錯。我果然是奉教的。求李善人多爲周全。說不要緊。日前有姓殷的。幾個人。逃在這裡。我備飯給他們吃了。他說是牛房溝的老客。你打實也是牛房溝的。步紀答曰。正是。李某說。看這光景。你還未用飯。步紀說。滴水粒米未嘗沾口。李某說。來來來。隨我到廚房用飯。飯後不覺淚下。李某說。老客這是怎樣。步紀說。此時我已用飯。還有叔父兒子兩個媳婦。在深山上洞內。沒有吃的。是以悉耳。李某曰。有這話。何不早說。快快把他們叫來。表這裡做飯。等你回來時。飯已做熟。步紀到了土洞。說明前情。領着他們來到寺

內。此時飯已做熟。老會長千感萬謝的一齊用了飯。李某說天氣不早。老人你合兩個孩子西邊禪房去睡。他二人在我這屋裡睡。一夜晚景不提。明天清晨。又承李某炊飯以餉。飯畢告辭。李某說。白天你們在山中隱藏。夜晚即來用飯。步紀等應諾。衆人在前。老會長在後。舉腳蓋了女人足迹。恐怕別人看出破綻。反爲不美。如此五日。李某耳聞風聲不好。趕急告訴他們。又往廟之東南。有一樺樹森林。甚是秘密。住了五天的工夫。後有蕭牆地方義和拳要來搜拿。李某知隱藏不住。又領他們躲在神雲寺。住了三天。迨至七月十五日。老會長的侄子步以。先在北口外住家。聽說關內有拳匪仇教之變。遂差了兩個妥當僕人。到內地搬家。徙居口外。僕人領命。到了牛房溝。看見房屋盡燒。人俱不在。只得四方找尋。一日來至黑龍寺尋訪。李某不能隱瞞。領着他至神雲寺。彼此相會。後又領着他們到了趙家窰。褚某家中住了幾天。村內有楊大先生。在大街上喊道。褚某窩藏天主教。按律辦。宅地充公。有碍性命。再者種我的地。這樣辦法。地也不用種了。快走罷。老會長見事不好。立刻要走。褚某把他們領着往西北

走二三里。有一絕大高嶺。走到半路裡。兩個媳婦坐在地下。說道。俺實在不能走了。赤手空拳的逃出來。一連多天。盡在山谷裡亂走。鞋已磨破。衣服縷爛。死在這裡。俺也不走了。老會長說。你這孩子。好不聽說。人到這般時候。可待有什麼法呢。你死在這裡罷。俺就走哩。說了又走四五十步。兩個媳婦躁的。又是哭。又是叫爺爺。俺真是上不去這個嶺。快回來拉俺上去罷。老會長萬般無奈。只得回來把他二人拉上崖頭。見一極大深溝。褚某說不用走了。就在此處罷。但等明天清晨。你聽着一個鈴鐺响。千萬不用出來。若聽見許多鈴鐺响。就是我了。到了約定後。他回家去了。老會長大早起來。坐在溝內靜聽。不多時聽見亂鈴响。向往一看。褚某已經來到。下了牲口。把炒米清水交給老會長。揚長走了。在此住了三天。褚某纔把脚驢僱成。言明錢三十吊。由是大家辭了褚某。騎上牲口。直順出口的大道而走。頭一天住辛莊。第二天住柳河東。第三天到了郭家房子。短了盤費。一心想往黑馬湖堂中求些哀矜。脚夫說。不用。我這裡有錢。還穀化的。於是沒有去求哀矜。第四天上到了苦鷄兔。第五天到蒙古營。第六天

到了黑土窪平地惱包。走了六百多里。提心吊膽。自不必說。到了姪子家中。始能安心。在此住了一年。至念七年六月中旬。同姪孫張銀起身。走了六天的工夫。纔到西小莊子。歇了幾天。後又到西合營堂歇了幾天。七月念八日回到小莊子村中。典了幾間房子。然後把未死的。老的。少的。一一搬到。此時張連已早回來了。全家致命者共三十三口。老會長安排妥當。到了窰子溝住了幾天。然後到牛房溝一看房屋。燒的一間沒有。不能停歇。又回到小莊子家中。至念八年。纔起手工。把房屋修好。全家搬回。始能團聚一室。

按此稿某神父寄來。自必無誤。其中少有彼方土語。本館不能悟。故節之。其原義未嘗稍改。將來聖教會考求拳匪時致命事蹟。此亦可爲一據。當時張姓全家之苦。有目共覩。自不待言。然以信心克固。爲主致命。誠無疆之福。可爲揖賀者也。

拳禍餘談 ○光緒念六年。拳匪在直隸深州時。殺人放火。無所不爲。最利害的。有婦人懷孕。拳匪開膛取孩。斷作兩段。又有一少婦。十九歲。在大街上

四匪持其手足。一匪用刀破腹而死。又有一婦。拳匪割其頸項。直至咽喉。婦倒地。閱三日夜。有人扶回撫養。至今未死。又有一婦。年僅二十。被拳匪斷腿而死。

有求必應 ○昔同治年間。小閩王作亂時。長毛賊從南省到直隸深州。亂殺亂搶。百姓跑的跑。藏的藏。內一奉教少婦。無處安身。遇一長毛。領他到西王家莊某姓家。給他們使用。少婦不願意。當着無人時。匿在一櫃後。臥下不起。不多時。長毛來了。喊道。老媽。老媽。那裡去了。却看不見他。長毛發怒。說。找他翻他。并用鎗割刺櫃後地下。亦看不見。只少婦看見他們。後一連三日夜。常求耶穌瑪利亞若瑟保佑。三日後。賊匪走了。少婦出來回家。一路讚美天主。此事是本人說的。如今那個婦人還在。

請禱 ○近有新教友。因其家人不肯進教。請祈禱會友求耶穌聖心。又有某司鐸因家事棘手。亦請閱報諸君代禱。

蒙恩誌謝 ○啟者。近年來屢受聖安多尼轉祈之恩。登報鳴謝。已不一次。月前又有二難事。心爲之慮。急求聖人轉求耶穌聖心。及無原罪聖母。均獲平安。除哀矜若干外。合亟登報。以鳴不忘。寓子城南堂某司鐸謹啟。○啟者。僕父屢病。蒙主愈之。去年六月初二日。忽中風。半身不遂。延醫調

治月餘不效。後爲煉靈獻彌撒一臺。并行九日禮。求耶穌聖心。越日即能下床。今行動甚健。請祈登報。以揚聖心鴻恩。並謝煉靈代禱。四川慶符縣李全發啟。徐神父署名。○啟者。有林姓童子名紹勛。年十五。本年秋季患牙疳重症。危險至極。余爲伊獻煉靈聖祭三臺。并許愈後登報。以誌感忱。後果蒙垂允。懇煩錄報。司鐸林蔭棠啟。○啟者。僕妻去年患腫病。諸藥不効。後至聖母像前。切求聖母保佑。並許愈後登報。此願一發。腫病漸愈。王連升拜啟。劉神父署名。○啟者。家姐路濟亞。去年冬間。偶染時症。初未介意。延至十餘日。病勢沉重。水不沾唇。服藥數劑。毫無功效。家人等驚惶異常。無法可施。僕以人力有限。主能無窮。遂飲露德聖水。依賴仁慈聖母。聖安多尼轉求耶穌聖心。速賜矜痊。又祈煉靈代禱。許彌撒數臺。並許愈後登報。此願一發。即有轉機。早已飲食如常。惟精力尙未全復云。刈陵修道生王維藩謹啟。甘司鐸署名。○河南衛輝府滑縣大王莊。信友王姓。生子甫三歲。因玩耍失脚。自高墜下。偶得羊角瘋病。日見加重。諸藥罔效。子俯伏聖母臺下。誦玫瑰經。許愿病愈登報。爾至三日。不藥而愈。妻司鐸署名。○敬啟者。僕妻於去年五月十八日染重病。諸藥無效。後見四鬼。各有其狀。皆醜惡不堪。欲拉他下地獄。此時病人渾身冰冷。汗流如雨。兼起大瘡。其姑娘令人做九日敬禮。求聖母聖若瑟聖婦瑪大肋納安多尼聖人轉求耶穌聖心。並獻彌撒三臺。許登聖心報。九日禮完。病已大輕。又遂做九日敬禮。病乃痊愈。光州北里朱國榮啟。金神父署名。○廣西貴縣木格班橋村教友葉英甫。在南寧學堂肄業。已有年矣。去年仲冬廿九日年假。跟某神父往武緣。後往龍母

遊於大鳴山。失五口連一枚。不知落於何處。當即往尋。不能得。旋求聖安多尼。許願獻煉靈彌撒三臺。念玫瑰經十五端。並登聖心報。旋即邀友登山。誦玫瑰經念畢。回山洞。次日往尋。果得所失。沈神父署名。○啟者。僕有一事。屢謀不就。及見人力難施。始求天主保護。乃行兩個九日敬禮。祈聖母聖若瑟諸聖代求耶穌聖心。並誦玫瑰經二百串。許願如得所求。獻煉靈彌撒一臺。此願發後。敬禮未完。不惟所謀之事遂意。又得洪恩。出意想之外。又僕之長子。本年臘月。腹中疼痛。眼淚汪汪。雖服順氣止痛諸藥。不甚見效。遂懇求聖心垂佑。並誦玫瑰及聖心新禱文等。早蒙聖心矜憫。潮州潮邑許鏡湖。章神父署名。○啟者。僕於秋間染病。寒熱交作。勢甚危重。加以毒瘡。諸藥罔效。後本堂林神父。并全家許願行九日敬禮。誦耶穌聖心禱文。許獻彌撒一臺。并祈聖母賜祐。乃病勢日輕。漸漸轉機。至十二月康健如常。隱名氏啟。肇城林司鐸署名。○啟者。僕以聖方濟各沙勿畧。聖安尼巴杜亞之轉達。疔肺風寒之病。二年以來。不便自轉者。於宣統元年五月間。忽有大效。自能用力。因請諸信友感謝主恩。及二聖祈求之恩。深州李神父署名。○啟者。敝會有教友數家。因事失睦。歷久齟齬。乞衆信友代求上主。早賜和好。某會信友拜啟。○僕於十一月二十一晚。忽患吐血症。二日。飲食不進。精力全無。病勢甚危。乃飲露德聖母聖水。做敬聖母九日禮。許願差後獻彌撒一臺。每逢瞻禮七望彌撒。又念玫瑰經一串。登聖心報。今已全愈。僕許贊先啟。

江南主教姚 准

